



碰到少许挫折之后就退缩？也许，只有你自己能回答自己。不过，如果你真的觉得这个工作不适合你，我真心地恭喜你，没有在这里浪费太多时间。有些人，做了半辈子，结果一事无成，才发现：原来，自己从来没有喜欢过这个工作。就像有些人，结婚几十年，才发现从来没有真正爱过对方，这种感觉是很可怕的。”

听了她理性与感性兼具的响应，他有些感动，于是打开心门，诚恳地向她请教，“难道这八年来，你从来没有放弃的念头？”

“没有。说真的，没有。”她回顾，以十分感怀的语气说：“我跌倒过，痛过，也疲倦过，但是从来没有放弃过。愈是这样，我愈发现自己真的很爱这个工作。我还是要拿爱情打比方，当你喜欢一个人的优点，也喜欢对方的缺点，才能爱得比较久。”

“也许，我熬过这八天，就会熬到八年。”他说。

“可惜，你熬不过这八天。”她说完一笑，送他离开办公室。

从八天到八年，是一段遥远的路。从开始的自知之明，到最后的坚持到底，需要的不只是热忱，还有全心投入的努力和接受挫折的勇气。

也有很多朋友问：“怎么样才会知道自己真正的兴趣？”

我想，惟有多做、多尝试，才能发现自己到底适合什么。不过，话说回来，有些兴趣是天生的；有些兴趣是靠培养出来的。

天生的兴趣，几乎不必别人指点，就会很明显地表现出来。而靠后天培养的兴趣，则需要时间与耐力。

兴冲冲找到一份工作，最好至少做满一年，不要轻易放弃。除非，那个环境差到令人待不下去，不得已之下才离开。

但是，就算是很无奈地必须提早离职，你必须学到教训，了解自己为什么那么快就想离开。当初公司给你聘书时，哪些地方

没有考虑清楚、没有问清楚，就随便答应要来上班。彻底检讨原因，不要再重蹈覆辙。否则，不停换工作，将来履历表上的纪录很不好看，每个新老板想录用你时，都会有顾虑。

比尔·盖茨曾经说过一句名言：“做自己最擅长的事。”我十分认同。

一个人能够及早发现自己真正有兴趣的事，并且将兴趣培养成为专长，是一种挥洒自我到淋漓尽致的人生幸福。

而这种幸福，只会属于勇于尝试、不轻言放弃的人！

“快”与“美”

◎ 毕志光

我国当今的民族乐器，往往有炫技性的作品或乐段、片断，而快速则是炫技的重要内容。虽说我国传统的民族音乐以快为美的颇为少见，但这问题不大，可以采取“拿来主义”的方法，先借鉴甚至干脆移植西洋和我国其他乐种以快速著称的乐曲。于是，唢呐吹《霍拉舞曲》，琵琶弹《野蜂飞舞》，二胡拉《无穷动》，古筝拨《打虎上山》，口笛奏《云雀》，扬琴更不用说，什么快就敲什么，不论古今中外。一时间吹、弹、拉、打，风驰电掣，越来越快。

器乐的炫技性快速演奏是引起音乐美感的有效手段，但弄得不好也会走向它的反面。

人们常把快速演奏得好的，称之为“溜(liu)”。“溜”，是指“迅速的水流”，那么我们就以“水流”来作比方。涓涓细流，很美，但不够快；潺潺溪涧，快了，也很美，但不过瘾；“飞流直下三千尺”，更快，而且美得更有气势；还嫌不够，那只有消防龙头喷射而出的水柱了；再进一步，就是能作切割的高压“水刀”。这在我国有句成语，叫

“过犹不及”，凡事做过了头，就像做得不够一样。而艺术旨在创造“美”，而不在创造“纪录”，即便是快，也要能产生美感的快，是要“快得美”和“美的快”。

理想中快的音乐，应该是轻灵活泼的，是游刃有余的；是风摆荷叶，那一颗晶莹的水珠在滴溜溜地滚动；是“风乍起，吹皱一池春水”，虽涟漪千层而自然优美；是飞旋的小瓦片儿在水上打漂，有一种带弹性的跳跃感。这样的快，能使欣赏者产生一种对人的能力的赞叹，从而涌起一阵喜悦。现就民乐的炫技性快速演奏而言，有快得干净利索的，有快得轻盈灵秀的，有快得舒展华美的，这十分难得。而那种快得急躁，快得含糊，快得局促，快得机械，快得过分而使人心烦，快得险象环生而令人捏一把汗，就只能使原本的艺术“享受”异化成“难受”。这种不美的快，在相当范围内不同程度地存在着。而且这快得美与快得不美的现象，会伴随着器乐演奏的历史长期存在，成为衡量艺术上高低的一个依据。

然而，事情还不止于此。这快得美与不美，除了紧张等心理因素造成技术走样以外，与演奏方法是否正确以及训练方法是否合理，也密切相关。演奏方法的正确与否，又关系到是否符合手的生理功能和解剖学原理；而在训练上，是否放松自然、由慢而快、循序渐进，训练的量 and 强度是否恰到好处等，都是至关重要的。现在，已有不少演奏者，由于练快速练得不得法，不只在音乐上不能获得理想的效果，甚至把手也给练坏了——在中外演奏史上，这并不是耸人听闻的极个别现象。

写到这里蓦然发现，演奏艺术上的“美”，与方法上的“善”，和科学上的“真”（指符合生理规律），这三者，居然有着如此直接而内在的关联。

